資治通鑑/卷18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七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八十 隋紀四

► 卷一百八十一

起閼逢困敦，盡強圉單閼，凡四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80卷
卷第一百八十

【隋紀四】　起閼逢困敦，盡強圉單閼，凡四年。

高祖文皇帝下仁壽四年（甲子，公元六零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午，赦天下。

帝將避暑於仁壽宮，術士章仇太翼固諫；不聽，太翼曰：「是行恐鑾輿不返！」帝大怒，系之長安獄，期還而斬之。甲子，幸仁壽宮。乙丑，詔賞賜支度，事無鉅細，並付皇太子。夏，四月，乙卯，帝不豫。六月，庚申，赦天下。秋，七月，甲辰，上疾甚，臥與百僚辭訣，並握手歔欷，命太子赦章仇太翼。丁未，崩於大寶殿。

高祖性嚴重，令行禁止，勤於政事。每旦聽朝，日昃忘倦。雖嗇於財，至於賞賜有功，即無所愛；將士戰沒，必加優賞，仍遣使者勞問其家。愛養百姓，勸課農桑，輕徭薄賦。其自奉養，務為儉素，乘輿御物，故弊者隨令補用；自非享宴，所食不過一肉；後宮皆服浣濯之衣。天下化之，開皇、仁壽之間，丈夫率衣絹布，不服綾綺，裝帶不過銅鐵骨

角，無金玉之飾。故衣食滋殖，倉庫盈溢。受禪之初，民戶不滿四百萬，末年，逾八百九十萬，獨冀州已一百萬戶。然猜忌苛察，信受讒言，功臣故舊，無始終保全者；乃至子弟，皆如仇敵，此其所短也。

初，文獻皇后既崩，宣華夫人陳氏、容華夫人察氏皆有寵。陳氏，陳高宗之女；蔡氏，丹楊人也。上寢疾於仁壽宮，尚書左僕射楊素、兵部尚書柳述、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，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。太子慮上有不諱，須預防擬，手自為書，封出問素；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。宮人誤送上所，上覽而大恚。陳夫人平旦出更衣，為太子所逼，拒之，得免，歸於上所；上怪其神色有異，問其故。夫人泫然曰：「太子無禮！」上恚，抵床曰：「畜生何足付大事！獨孤誤我！」乃呼柳述、元巖曰：「召我兒！」述等將呼太子，上曰：「勇也。」述、巖出閣為敕書。楊素聞之，以白太子，矯詔執述、巖，系大理獄；追東宮兵士帖上台宿衛，門禁出入，並取宇文述、郭衍節度；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，盡遣後宮出就別室；俄而上崩。故中外頗有異論。陳夫人與後宮聞變，相顧戰慄失色。晡後，太子遣使者繼小金合，帖紙於際，親署封字，以賜夫人。夫人見之，惶懼，以為鴆毒，不敢發。使者促之，乃發，合中有同心結數枚，宮人鹹悅，相謂曰：「得免死矣！」陳氏恚而卻坐，不肯致謝；諸宮人共逼之，乃拜使者。其夜，太子烝焉。

乙卯，發喪，太子即皇帝位。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，太子遣約入長安，易留守者，矯稱高祖之詔，賜故太子勇死，縊殺之；然後陳兵集眾，發高祖凶問。煬帝聞之，曰：「令兄之弟，果堪大任。」追封勇為房陵王，不為置嗣。八月，丁卯，梓宮至自仁壽宮；丙子，殯於大興前殿。柳述、元巖並除名，述徙龍川，巖徙南海。帝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，欲改嫁之；公主以死自誓，不復朝謁，上表請與述同徙，帝大怒。公主憂憤而卒，臨終，上表請葬於柳氏。帝愈怒，竟不哭，葬送甚薄。

太史令袁充奏言：「皇帝即位，與堯受命年合。」諷百官表賀。禮部侍郎許善心議，以為「國哀甫爾，不宜稱賀。」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素惡善心，諷御史劾之；左遷給事郎，降品二等。

漢王諒有寵於高祖，為并州總管，自山以東，至於滄海，南距黃河，五十二州皆隸焉；特許以便宜從事，不拘律令。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，見太子勇以讒廢，居常怏怏，及蜀王秀得罪，尤不自安，陰蓄異圖。言於高祖，以「突厥方強，宜修武備。」於是大發工役，繕治器械，招集亡命，左右私人殆將數萬。突厥嘗寇邊，高祖使諒御之，為突厥所敗；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，皆配防嶺表。諒以其宿舊，奏請留之，高祖怒曰：

「爾為藩王，惟當敬依朝命，何得私論宿舊，廢國家憲法邪！嗟乎小子，爾一旦無我，或欲妄動，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，何用腹心為！」

王頎者，僧辯之子，倜儻好奇略，為諒咨議參軍，蕭摩訶，陳氏舊將，二人俱不得志，每鬱鬱思亂，皆為諒所親善，贊成其陰謀。

會熒惑守東井，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歷，諒問之曰：「是何祥也？」對曰：「天上東井，黃道所經，熒惑過之，乃其常理，若入地上井，則可怪耳。」諒不悅。

及高祖崩，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征之。先是，高祖與諒密約：「若璽書召汝，敕字傍別加一點，又與玉麟符合者，當就征。」及發書無驗，諒知有變。詰通，通占對不屈，乃遣歸長安。諒遂發兵反。

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，諒不納。誕流涕曰：「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；加以君臣位定，逆順勢殊，士馬雖精，難以取勝。一旦陷身叛逆，絓於刑書，雖欲為布衣，不可得也。」諒怒，囚之。

嵐州刺史喬鐘葵將赴諒，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：「漢王所圖不軌，公荷國厚恩，當竭誠效命，豈得身為厲階乎！」鐘葵失色曰：「司馬反邪！」臨之以兵，辭氣不撓，鐘葵義而釋之。軍吏曰：「若不斬模，無以壓眾心。」乃囚之。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。

王頎說諒曰：「王所部將吏，家屬盡在關西，若用此等，則宜長驅深入，直據京都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；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，宜任東人。」諒不能決，乃兼用二策，唱言楊素反，將誅之。

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：「井陘以西，在王掌握之內，山東士馬，亦為我有，宜悉發之；分遣羸兵屯守要害，仍命隨方略地，帥其精銳，直入蒲津。文安請為前鋒，王以大軍繼後，風行雷擊，頓於霸上。咸陽以東，可指麾而定。京師震擾，兵不暇集，上下相疑，群情離駭；我陳兵號令，誰敢不從！旬日之間，事可定矣。」諒大悅，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，趣河陽，大將軍綦良出滏口，趣黎陽，大將軍劉建出井陘，略燕、趙，柱國喬鐘葵出雁門，署文安為柱國，與柱國紇單貴、王聃等直指京師。

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為蒲州刺史，鎮蒲津。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冪，詐稱諒宮人還長

安，門司弗覺，逕入蒲州，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；丘和覺其變，逾城，逃歸長安。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、司馬北平榮毘皆為反者所執。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，諒忽改圖，令紇單貴斷河橋，守蒲州，而召文安還。文安至，謂諒曰：「兵機詭速，本欲出其不意。王既不行，文安又返，使彼計成，大事去矣。」諒不對。以王聃為蒲州刺史，裴文安為晉州刺史，薛粹為絳州刺史，梁菩薩為潞州刺史，韋道正為韓州刺史，張伯英為澤州刺史。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，諒遣其將劉昌襲景；景擊斬之。諒復遣喬鐘葵帥勁勇三萬攻之，景戰士不過數千，加以城池不固，為鐘葵所攻，崩毀相繼，景且戰且築，士卒皆殊死鬥；鐘葵屢敗。司馬馮孝慈、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，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，工拒守之術，景知三人可用，推誠任之，己無所關預，唯在閤持重，時撫循而已。

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、紇單貴於蒲州，夜，至河際，收商賈船，得數百艘，船內多置草，踐之無聲，遂銜枚而濟；遲明，擊之；紇單貴敗走，聃懼，以城降。有詔征素還。初，素將行，計日破賊，皆如所量，於是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、河北道安撫大使，帥眾數萬以討諒。

諒之初起兵也，妃兄豆盧毓為府主簿，苦諫，不從，私謂其弟懿曰：「吾匹馬歸朝，自得免禍，此乃身計，非為國也。不若且偽從之，徐伺其使。」毓，勣之子也。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：「臣弟毓素懷志節，必不從亂，但逼凶威，不能自遂。臣請從軍，與毓為表裡，諒不足圖也。」帝許之。賢密遣家人繼敕書至毓所，與之計議。

諒出城，將往介州，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。毓謂濤曰：「漢王構逆，敗不旋踵，吾屬豈可坐受夷滅，孤負國家邪！當與卿出兵拒之。」濤驚曰：「王以大事相付，何得有是語！」因拂衣而去，毓追斬之。出皇甫誕於獄，與之協計，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。部分未定，有人告諒，諒襲擊之。毓見諒至，紿其眾曰：「此賊軍也！」諒攻城南門，稽胡守南城，不識諒，射之；矢下如雨；諒移攻西門，守兵識諒，即開門納之，毓、誕皆死。

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，不克，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，又不克，遂自滏口攻黎州，塞白馬津。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，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軍總管，軍於河陰。祥謂軍吏曰：「余公理輕而無謀，恃眾而驕，不足破也。」公理屯河陽，祥具舟南岸，公理聚兵當之。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，公理聞之，引兵拒之，戰於須水。公理未成列，祥擊之，公理大敗。祥東趣黎陽，綦良軍不戰而潰。祥，寧之子也。

帝將發幽州兵，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，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，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，授上大將軍，拜廣州刺史。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為相州刺史，發山東兵，與李子雄共經略之。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，帝曰：「公體國之深，終不以兒害義，朕今相委，公其勿辭。」李子雄馳至幽州，止傳捨，召募得千餘人。抗來詣子雄，子雄伏甲擒之。抗，榮定之子也。

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，自井陘西擊諒。時劉建圍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，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，建遁去。李景被圍月餘，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。義臣帥馬步二萬，夜出西陘，喬鐘葵悉眾拒之。義臣自以兵少，悉取軍中牛驢，得數千頭，復令兵數百人，人持一鼓潛驅之，匿於澗谷間。晡後，義臣復與鐘葵戰，兵初合，命驅牛驢者疾進，一時鳴鼓，塵埃張天，鐘葵軍不知，以為伏兵發，因而奔潰；義臣縱擊，大破之。晉、絳、呂三州皆為諒城守，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。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餘萬，柵絕徑路，屯據高壁，布陳五十里。素令諸將以兵臨之，自引奇兵潛入霍山，緣崖谷而進。素營於谷口，自坐營外，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，軍士憚北兵之強，不欲出戰，多願守營，因爾致遲。素責所由，軍司具對，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，悉斬之；更令簡留，人皆無願留者。素乃引軍馳進，出北軍之北，直指其營，鳴鼓縱火；北軍不知所為，自相蹂踐，殺傷數萬。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，聞素至，棄城走。

諒聞趙子開敗，大懼，自將眾且十萬，拒素於蒿澤。會大雨，諒欲引軍還，王頒諫曰：「楊素懸軍深入，士馬疲弊，王以銳卒自將擊之，其勢必克。今望敵而退，示人以怯，沮戰士之心，益西軍之氣，願王勿還。」諒不從，退守清源。

王頒謂其子曰：「氣候殊不佳，兵必敗，汝可隨我。」楊素進擊諒，大破之，擒蕭摩訶。諒退保晉陽，素進兵圍之，諒窮蹙，請降，餘黨悉平。帝遣楊約繼手詔勞素。王頒將奔突厥，至山中，逕路斷絕，知必不免，謂其子曰：「吾之計數不減楊素，但坐言不見從，遂至於此，不能坐受擒獲，以成豎子名。吾死之後，汝慎勿過親故。」於是自殺，瘞之石窟中。其子數日不得食，遂過其故人，竟為所擒；並獲頒屍，梟於晉陽。

群臣奏漢王諒當死，帝不許，除名為民，絕其屬籍，竟以幽死。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。初，高祖與獨孤後甚相愛重，誓無異生之子，嘗謂群臣曰：「前世天子，溺於嬖倖，嫡庶分爭，遂有廢立，或至亡國；朕旁無姬侍，五子同母，可謂真兄弟也，豈有此憂邪！」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，故使諸子分據大鎮，專制方面，權侔帝室。及其晚節，父子兄弟迭相猜忌，五子皆不以壽終。

臣光曰：昔辛伯諗周桓公曰：「內寵並後，外寵貳政，嬖子配嫡，大都偶國，亂之本也。」人主誠能慎此四者，亂何自生哉！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，孤弱之易搖，曾不知勢鈞位逼，雖同產至親，不能無相傾奪。考諸辛伯之言，得其一而失其三乎！

冬，十月，己卯，葬文皇帝於太陵，廟號高祖，與文獻皇后同墳異穴。

詔除婦人及奴婢、部曲之課，男子二十二成丁。

章仇太翼言於帝曰：「陛下木命，雍州為破木之沖，不可久居。又讖云：『修治洛陽還晉家。』」帝深以為然。十一月，乙未，幸洛陽，留晉王昭守長安。楊素以功拜其子萬石、仁行、侄玄挺為儀同三司，賚物五萬段，綺羅千匹，諒妓妾二十人。丙申，發丁男數十萬掘塹，自龍門東接長平、汲郡，抵臨清關，渡河至浚儀、襄城，達於上洛，以置關防。

壬子，陳叔寶卒；贈大將軍、長城縣公，謚曰煬。

癸丑，下詔於伊洛建東京，仍曰：「宮室之制，本以便生，今所營構，務從儉約。」

蜀王秀之得罪也，右衛大將軍元胄坐與交通除名，久不得調。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，將軍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，胄與和有舊，酒酣，謂和曰：「上官政，壯士也，今徙嶺表，得無大事乎！」因自拊腹曰：「若是公者，不徒然矣。」和奏之，胄竟坐死。於是征政為驍衛將軍，以和為代州刺史。

煬皇帝上之上

煬皇帝上之上大業元年（乙丑，公元六零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辰朔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立妃蕭氏為皇后。

廢諸州總管府。

丙辰，立晉王昭為皇太子。

高祖之末，群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。時天下無事，劉方新平交州，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，經略林邑。方遣欽州刺史寧長真等以步騎萬餘出越裳，方親帥大將軍張懋等以舟師出比景，是月，軍至海口。

二月，戊辰，敕有司大陳金寶、器物、錦彩、車馬，引楊素及諸將討漢王諒有功者立於前，使奇章公牛弘宣詔，稱揚功伐，賜賚各有差。素等再拜舞蹈而出。己卯，以素為尚書令。

詔天下公除，惟帝服淺色黃衫、鐵裝帶。

三月，丁未，詔楊素與納言楊達、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，每月役丁二百萬人，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。廢二崤道，開菱冊道。

戊申，詔曰：「聽采輿頌，謀及庶民，故能審刑政之得失；今將巡歷淮、海，觀省風俗。」

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。南接阜澗，北跨洛濱。發大江之南、五嶺以北奇材異石，輸之洛陽；又求海內嘉木異草，珍禽奇獸，以實園苑。辛亥，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、淮北諸郡民，前後百餘萬，開通濟渠。自西苑引谷、洛水達於河；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；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，達於淮；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，自山陽至楊子入江。渠廣四十步，渠旁皆築御道，樹以柳；自長安至江都，置離宮四十餘所。庚申，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。東京官吏督役嚴急，役丁死者什四五，所司以車載死丁，東至城皋，北至河陽，相望於道。又作天經宮於東京，四時祭高祖。

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，劉方擊走之。師渡闍黎江，林邑兵乘巨像，四面而至。方戰不利，乃多掘小坑，草覆其上，以兵挑之，既戰，偽北；林邑逐之，像多陷地顛躓，轉相驚駭，軍遂亂。方以弩射象，像卻走，蹂其陣，因以銳師繼之。林邑大敗，俘馘萬計。方引兵追之，屢戰皆捷，過馬援銅柱南，八日至其國都。夏，四月，梵志棄城走入海。方入城，獲其廟主十八，皆鑄金為之；刻石紀功而還。士卒腫足，死者什四五。方亦得疾，卒於

道。

初，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，素薦綱於高祖，以為方行軍司馬。方承素意，屈辱之，幾死。軍還，久不得調，威復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，久而不召。綱自歸奏事，威劾奏綱擅離所職，下吏案問；會赦，免官，屏居於鄠。

五月，築西苑，週二百里；其內為海，周十餘里；為方丈、蓬萊、瀛洲諸山，高出水百餘尺，台觀宮殿，羅絡山上，向背如神。北有龍鱗渠，縈紆注海內。緣渠作十六院，門皆臨渠，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，堂殿樓觀，窮極華麗。宮樹秋冬凋落，則剪綵為華葉，綴於枝條，色渝則易以新者，常如陽春。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，乘輿游幸，則去冰而布之。十六院競以淆羞精麗相高，求市恩寵。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，作《清夜遊曲》，於馬上奏之。

帝待諸王恩薄，多所猜忌。滕王綸、衛王集內自憂懼，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。或告其怨望咒詛，有司奏請誅之；秋，七月，丙午，詔除名為民，徙邊郡。綸，瓚之子；集，爽之子也。

八月，壬寅，上行幸江都，發顯仁宮，王弘遣龍舟奉迎。乙巳，上御小朱航，自漕渠出洛口，御龍舟。龍舟四重，高四十五十尺，長二百丈。上重有正殿、內殿、東西朝堂，中二重有百二十房，皆飾以金玉，下重內侍處之。皇后乘翔□離舟，制度差小，而裝飾無異。別有浮景九艘，三重，皆水殿也，。又有漾彩、朱鳥、蒼□離、白虎、玄武、飛羽、青鳧、陵波、五樓、道場、玄壇、板　　、黃篾等數千艘，後宮、諸王、公主、百官、僧、尼、道士、蕃客乘之，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，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，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，謂之殿腳，皆以錦彩為袍。又有平乘、青龍、艨艟、艚艟、八棹、艇舸等數千艘，並十二衛兵乘之，並載兵器帳幕，兵士自引，不給夫。舳艫相接二百餘里，照耀川陸，騎兵翊兩岸而行，旌旗蔽野。所過州縣，五百里內皆令獻食，多者一州至百擧，極水陸珍奇；後宮厭飫，將發之際，多棄埋之。

契丹寇營州，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，啟民可汗發騎二萬，受其處分。雲起分為二十營，四道俱引，營相去一里，不得交雜，聞鼓聲而行，聞角聲而止，自非公使，勿得走馬，三令五申，擊鼓而發。有紇干犯約，斬之，持首以徇。於是突厥將帥入謁，皆膝行股慄，莫敢仰視。契丹本事突厥，情無猜忌。雲起既入其境，使突厥詐雲向柳城與高麗交易，敢漏洩事實者斬。契丹不為備，去其營五十里，馳進襲之，盡獲其男女四

萬口，殺其男子，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，餘皆收之以歸。帝大喜，集百官曰：「雲起用突厥平契丹，才兼文武，朕今自舉之。」擢為治書侍御史。

初，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護可汗所虜，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，是為泥利可汗。泥利卒，子達漫立，號處羅可汗。其母向氏，本中國人，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。開皇末，婆實與向氏入朝，遇達頭之亂，遂留長安，捨於鴻臚寺。處羅多居烏孫故地，撫御失道，國人多叛，復為鐵勒所困。鐵勒者，匈奴之遺種，族類最多，有僕骨、同羅、契苾、薛延陀等部，其酋長皆號俟斤。族姓雖殊，通謂之鐵勒，大抵與突厥同俗，以寇抄為生，無大君長，分屬東、西兩突厥。是歲，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，厚稅其物，又猜忌薛延陀，恐其為變，集其酋長數百人，盡殺之。於是鐵勒皆叛，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，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，與處羅戰，屢破之。莫何勇毅絕倫，甚得眾心，為鄰國所憚，伊吾、高昌、焉耆皆附之。

煬皇帝上之上大業二年（丙寅，公元六零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東京成，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。

丁卯，遣十使並省州省。

二月，丙戌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、儀衛制度。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為太府少卿，使之營造，送江都。稠智思精巧，博覽圖籍，參會古今，多所損益；衮冕畫日、月、星、辰，皮弁用漆紗為之。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，及輅輦車輿，皇后鹵簿，百官儀服，務為華盛，以稱上意。課州縣送羽毛，民求捕之，網羅被水陸，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，殆無遺類。烏程有高樹，逾百尺，旁無附枝，上有鶴巢，民欲取之，不可上，乃伐其根；鶴恐殺其子，自拔氅毛投於地，時人或稱以為瑞，曰：「天子造羽儀，鳥獸自獻羽毛。」所役工十萬餘人，用金銀錢帛巨億計。帝每出遊幸，羽儀填街溢路，亙二十餘里。三月，庚戌，上發江都，夏，四月，庚戌，自伊闕陳法駕，備千乘萬騎入東京。辛亥，御端門，大赦，免天下今年租賦。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，在朝弁服，佩玉；武官馬加珂，戴幘，服褲褶。文物之盛，近世莫及也。

六月，壬子，以楊素為司徒，進封豫章王暕為齊王。

秋，七月，庚申，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，必有德行、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。帝頗惜名

位，群臣當進職者，多令兼假而已；雖有闕員，留而不補。時牛弘為吏部尚書，不得專行其職，別敕納言蘇威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、左驍衛大將軍張瑾、內史侍郎虞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蘊、黃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，時人謂之「選曹七貴」。雖七人同在坐，然與奪之筆，虞世基獨專之，受納賄賂，多者超越等倫，無者注色而已。蘊，邃之從曾孫也。

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，數月，將還，欲乞少留；帝不許。拜請無數，體素肥，因致勞疾，甲戌，薨。帝哭之，數聲而止，尋奏聲伎，無異平日。

楚景武公楊素，雖有大功，特為帝所猜忌，外示殊禮，內情甚薄。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，乃徙素為楚公，意言楚與隋同分，欲以厭之。素寢疾，帝每令名醫診候，賜以上藥，然密問醫者，恆恐不死。素亦自知名位已極，不肯餌藥，亦不將慎，謂弟約曰：「我豈須更活邪！」乙亥，素薨，贈太尉公、弘農等十郡太守，葬送甚盛。

八月，辛卯，封皇孫倓為燕王，侗為越王，侑為代王，皆昭之子也。

九月，乙丑，立秦孝王子浩為秦王。

帝以高祖末年，法令峻刻，冬，十月，詔改修律令。

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，築倉城，周回二十餘里，穿三千窖，窖容八千石以還，置監官並鎮兵千人。十二月，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，倉城周回十里，穿三百窖。

初，齊溫公之世，有魚龍、山車等戲，謂之散樂，周宣帝時，鄭譯奏征之。高祖受禪，命牛弘定樂，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，悉放遣之。帝以啟民可汗將入朝，欲以富樂誇之。太常少卿裴蘊希旨，奏括天下周、齊、梁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；其六品以下至庶人，有善音樂者，皆直太常。帝從之。於是四方散樂，大集東京，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。有捨利獸先來跳躍，激水滿衢，黿鼉、龜鱉、水人、蟲魚，遍覆於地。又有鯨魚噴霧翳日，倏忽化成黃龍，長七八丈。又二人戴竿，上有舞者，焱□然騰過，左右易處。又有神鰲負山，幻人吐火，千變萬化。伎人皆衣錦繡繒彩，舞者鳴環珮，綴花毦；課京兆、河南制其衣，兩京錦彩為之空竭。帝多制艷篇，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，音極哀怨。帝甚悅，謂明達曰：「齊氏偏隅，樂工曹妙達猶封王；我今天下大同，方且貴汝，宜自修謹！」

煬皇帝上之上大業三年（丁卯，公元六零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朔旦，大陳文物。時突厥啟民可汗入朝，見而慕之，請襲冠帶，帝不許。明日，又帥其屬上表固請，帝大悅，謂牛弘等曰：「今衣冠大備，致單于解辮，卿等功也。」各賜帛甚厚。

三月，辛亥，帝還長安。

癸丑，帝使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，至流求國而還。

初，雲定興、閻毘坐媚事太子勇，與妻子皆沒官為奴婢。上即位，多所營造，聞其有巧思，召之，使典其事，以毘為朝請郎。時宇文述用事，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，並以奇服新聲求媚於求；述大喜，兄事之。上將有事四夷，大造兵器，述薦定興可使監造，上從之。述謂定興曰：「兄所作器仗，併合上心，而不得官者，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。」定興曰：「此無用物，何不勸上殺之。」述因奏：「房陵諸子年並成立，今欲興兵征討，若使之從駕，則守掌為難；若留於一處，又恐不可。進退無用，請早處分。」帝然之，乃鴆殺長寧王儼，分徙其七弟於嶺表，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。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。

夏，四月，庚辰，下詔欲安輯河北，巡省趙、魏。

牛弘等造新律成，凡十八篇，謂之《大業律》；甲申，始頒行之。民久厭嚴刻，喜於寬政。其後征役繁興，民不堪命。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，不復用律令矣。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，弘嘗從容問炫曰：「《周禮》士多而府史少，今令史百倍於前，減則不濟，其故何也？」炫曰：「古人委任責成，歲終考其殿最，案不重校，文不繁悉，府史之任，掌要目而已。今之文簿，恆慮覆治，若鍛煉不密，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。故諺云：『老吏抱案死。』事繁政弊，職此之由也。」弘曰：「魏、齊之時，令史從容而已，今則不遑寧處，何故？」炫曰：「往者州唯置綱紀，郡置守、丞，縣置令而已。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，受詔赴任，每州不過數十。今則不然，大小之官，悉由吏部，纖介之跡，皆屬考功。省官不如省事，官事不省而望從容，其可得乎！」弘善其言而不能用。

壬辰，改州為郡；改度量權衡，並依古式。改上柱國以下官為大夫；置殿內省，與尚書、門下、內史、秘書為五省；增謁者、司隸台，與御史為三台；分太府寺置少府監，與長

秋、國子、將作、都水為五監；又增改左、右翊衛等為十六府；廢伯、子、男爵，唯留王、公、侯三等。

丙寅，車駕北巡；己亥，頓赤岸澤。五月，丁巳，突厥啟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。戊午，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，達於并州，以通馳道。丙寅，啟民遣其兄子毘黎伽特勒來朝。辛未，啟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，上不許。初，高祖受禪，唯立四親廟，同殿異室而已。帝即位，命有司議七廟之制。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奏請為太祖、高祖各立一殿，准周文、武二祧，與始祖而三，餘並分室而祭，從迭毀之法。至是，有司請如前議，於東京建宗廟。帝謂秘書監柳辯曰：「今始祖及二祧已具，後世子孫處朕何所？」六月，丁亥，詔為高祖建別廟，仍修月祭禮。既而方事巡幸，竟不果立。

帝過雁門，雁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；至馬邑，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，帝不悅。以和為博陵太守，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為式。由是所至獻食，競為豐侈。

戊子，車駕頓榆林郡。帝欲出塞耀兵，逕突厥中，指於涿郡，恐啟民驚懼，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。啟民奉詔，因召所部諸國奚、□、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。晟見牙帳中草穢，欲令啟民親除之，示諸部落，以明威重，乃指帳前草曰：「此根大香。」啟民遽嗅之，曰：「殊不香也。」晟曰：「天子行幸所在，諸侯躬自灑掃，耕除御路，以表至敬之心；今牙內蕪穢，謂是留香草耳！」啟民乃悟曰：「奴之罪也！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，得效筋力，豈敢有辭。特以邊人不知法耳，賴將軍教之；此將軍之惠，奴之幸也。」遂拔所佩刀，自芟庭草。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。於是發榆林北境，至其牙，東達於薊，長三千里，廣百步，舉國就役，開為御道。帝聞晟策，益嘉之。

丁酉，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。己亥，吐谷渾、高昌並遣使入貢。

甲辰，上御北樓觀漁於河，以宴百僚。定襄太守周法尚朝於行宮，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：「漢武出關，旌旗千里。今御營之外，請分為二十四軍，日別遣一軍發，相去三十里，旗幟相望，鉦鼓相聞，首尾相屬，千里不絕，此亦出師之盛者也。」法尚曰：「不然，兵亙千里，動間山川，猝有不虞，四分五裂；腹心有事，首尾未知，道路阻長，難以相救，雖有故事，乃取敗之道也。」帝不懌，曰：「卿意如何？」法尚曰：「結為方陳，四面外拒，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；若有變起，所當之面，即令抗拒，內引奇兵，出外奮擊，車為壁壘，重設鉤陳，此與據城，理亦何異！若戰而捷，抽騎追奔，萬一不捷，屯營自守，臣謂此萬全之策也。」帝曰：「善！」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。

啟民可汗復上表，以為「先帝可汗憐臣，賜臣安義公主，種種無乏。臣兄弟嫉妒，共欲殺臣。臣當是時，走無所適，仰視唯天，俯視唯地，奉身委命，依歸先帝。先帝憐臣且死，養而生之，以臣為大可汗，還撫突厥之民。至尊今御天下，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，種種無乏。臣荷戴聖恩，言不能盡。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，乃是至尊臣民，願帥部落變改衣服，一如華夏。」帝以為不可。秋，七月，辛亥，賜啟民璽書，諭以「磧北未靜，猶須征戰，但存心恭順，何必變服？」帝欲誇示突厥，令宇文愷為大帳，其下可坐數千人；甲寅，帝於城東御大帳，備儀衛，宴啟民及其部落，作散樂。諸胡駭悅，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。帝賜啟民帛二千萬段，其下各有差。又賜啟民路車乘馬，鼓歡幡旗，贊拜不名，位在諸侯王上。

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，西拒榆林，東至紫河。尚書左僕射蘇威諫，帝不聽，築之二旬而畢。帝之征散樂也，太常卿高熲諫，不聽。熲退，謂太常丞李懿曰：「周天元以好樂而亡，殷鑒不遠，安可復爾！」熲又以帝遇啟民過厚，謂太府卿何稠曰：「此虜頗知中國虛實，山川險易，恐為後患。」又謂觀王雄曰：「近來朝廷殊無綱紀。」禮部尚書宇文弼私謂熲曰：「天元之侈，以今方之，不亦甚乎？」又言：「長城之役，幸非急務。」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。並為人所奏。帝以為誹謗朝政，丙子，高熲、宇文弼、賀若弼皆坐誅，熲諸子徙邊，弼妻子沒官為奴婢。事連蘇威，亦坐免官。熲有文武大略，明達世務，自蒙寄任，竭誠盡節，進引貞良，以天下為己任；蘇威、楊素、賀若弼、韓擒虎皆熲所推薦，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；當朝執政將二十年，朝野推服，物無異議，海內富庶，熲之力也。及死，天下莫不傷之。先是，蕭琮以皇后故，甚見親重，為內史令，改封梁公，宗族緦麻以上，皆隨才擢用，諸蕭昆弟，布列朝廷。琮性澹雅，不以職務為意，身雖羈旅，見北間豪貴，無所降下。與賀若弼善，弼既誅，又有童謠曰：「蕭蕭亦復起。」帝由是忌之，遂廢於家，未幾而卒。

八月，壬午，車駕發榆林，歷雲中，溯金河。時天下承平，百物豐實，甲士五十餘萬，馬十萬匹，旌旗輜重，千里不絕。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，上容侍衛者數百人，離合為之，下施輪軸，倏忽推移。又作行城，週二千步，以板為干，衣之以布，飾以丹青，樓櫓悉備。胡人驚以為神，每望御營，十里之外，屈膝稽顙，無敢乘馬。啟民奉盧帳以俟車駕。乙酉，帝幸其帳，啟民奉觴上壽，跪伏恭甚，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，莫敢仰視。帝大悅，賦詩曰：「呼韓頓顙至，屠耆接踵來；何如漢天子，空上單于台。」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。帝賜啟民及公主金甕各一，並衣服被褥錦彩，特勒以下，受賜各有差。帝還，啟民從入塞，己丑，遣歸國。

癸巳，入樓煩關；壬寅，至太原，詔營晉陽宮。帝謂御史大夫張衡曰：「朕欲過公宅，可為朕作主人。」衡乃先馳至河內，具牛酒。帝上太行，開直道九十里，九月，己未，至濟源，幸衡宅。帝悅其山泉，留宴三日，賜賚甚厚。衡復獻食，帝令頒賜公卿，下至衛士，無不沾洽。己巳，至東都。

壬申，以齊王暕為河南尹；癸酉，以民部尚書楊文思為納言。

冬，十月，敕河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，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。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，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。矩知帝好遠略，諸商胡至者，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，王及庶人儀形服飾，撰《西域圖記》三卷，合四十四國，入朝奏之。仍別造地圖，窮其要害，從西傾以去，縱橫所亙，將二萬里，發自敦煌，至於西海，凡為三道，北道從伊吾，中道從高昌，南道從鄯善，總湊敦煌。且云：「以國家威德，將士驍雄，泛濛汜而越崑崙，易如反掌。但突厥、吐渾分領羌、胡之國，為其壅遏，故朝貢不通。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，引領翹首，願為臣妾。若服而撫之，務存安輯，皇華遣使，弗動兵車，諸蕃既從，渾、厥可滅，混壹戎、夏，其在茲乎！」帝大悅，賜帛五百段，日引矩至御坐，親問西域事。矩盛言「胡中多諸珍寶，吐谷渾易可併吞。」帝於是慨然慕秦皇、漢武之功，甘心將通西域；四夷經略，鹹以委之。以矩為黃門侍郎，復使至張掖，引致諸胡，啗之以利，勸令入朝。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，所經郡縣，疲於送迎，糜費以萬萬計，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，皆矩之唱導也。

鐵勒寇邊，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，不利。鐵勒尋遣使謝罪，請降；帝使裴矩慰撫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